

#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对考茨基的批判

——兼论当今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

朱亚坤

---

**【内容提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受到了以超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考茨基机会主义思想的极大挑战。列宁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全面深刻地批判了考茨基有关帝国主义的基本定义、动力机制、发展逻辑及其理论背后的小资产阶级实质，指出其割裂经济与政治、经济必然性与历史必然性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错误，综合创新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经典解释范式。深刻认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对考茨基的批判，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推动新型全球化进程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列宁 帝国主义论 考茨基 新型全球化 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作者简介：**朱亚坤（1981-），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党史党建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广东广州 510275）。

---

列宁帝国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的重大标志，这一理论不仅创造性地回答了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而且批判性地揭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盛行且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构成严峻挑战的考茨基机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错误及其背后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实质。也正是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考茨基机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他的帝国主义理论进行持续、全面和深刻的批判，才有效地克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危机，并在实践中积极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今天，重温列宁对考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我们不仅仍能感受到具体的鲜活的历史意义，而且能深化对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认识，也十分有助于对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

## 一、列宁批判考茨基何以必要：马克思主义发展受到的挑战与应对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了以垄断为根本经济特征的帝国主义阶段。当时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在工业与技术革命的推动之下，生产和资本日益集中以致出现了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各种形式的垄断组织，这些垄断组织在整个经济发展中日益居于主导地位，银行与金融业的发展也相当迅猛，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高度融合所形成的金融资本及其统治地位的确立充分体现出资本主义发展已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不断致力于殖民扩张，瓜分或重新再瓜分世界，从而形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依附经济等多种经济政治形式；另一方面又通过贸易战、关税保护等措施保护本国垄断资本利益，进一步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帝国主义国家在获得社会生产力

高度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极为深重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它们为扩充实力，不断发展军事工业乃至数国之间结成军事联盟，由此形成的对立和对抗不断深化，最终导致一次又一次破坏力巨大、祸害极深的帝国主义战争。1898年发生的美西战争，1899-1902年的英布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等，还是个别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及至1914年到1918年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演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有研究进一步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两大军事联盟的战争，而且是一场多民族的、全球性的帝国之间的战争<sup>①</sup>。帝国主义战争严重影响了其后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发展，同时也深深影响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进展。

诞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相对稳定时期的第二国际在面对帝国主义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新特征、新问题和新趋向时，阵营内部逐渐分化成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派、以卢森堡与列宁为代表的左派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思想上已经分化的第二国际在组织上也发生严重分裂，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之间甚至处于对立状态，如以谢德曼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战争拨款，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致使各交战国的无产阶级互相残杀，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腐蚀直接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sup>②</sup>。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形式上是非常隐蔽的，其对国际工人运动实践的危害较之于公开的机会主义者却更为巨大。隐蔽的机会主义者往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及其话语为外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矛盾极端激化、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厌恶战争、渴求面包与和平的情况下，居然主张与资产阶级妥协、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继续战争，不顾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基本生存需求，鼓吹通过裁减军备、建立国际仲裁法庭、实行贸易自由等途径，就可以实现持久和平的新纪元<sup>③</sup>，这种机会主义思想严重麻痹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斗志，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工人群众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此加以认真审视和深刻批判。考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提出的帝国主义理论（特别是他的超帝国主义理论）正是其全部机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核心论点，所以批判考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既是抓住了批判考茨基机会主义思想的关键所在，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任务和实践担当。

第二国际的卢森堡、布哈林和列宁等人都对考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特别是他的超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刻批判<sup>④</sup>，如布哈林指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是一个空想主义的幻想，是一种修正主义思想，“从资本主义的角度看，集中过程必然同一个与之对抗的社会政治的趋向发生冲突，因此，它决不能达到逻辑上的终点就崩溃了，而只有在一个新的、纯粹的非资本主义形态之中才能完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考茨基的理论是决不能实现的”<sup>⑤</sup>。列宁不但延续了布哈林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思路，而且更为深入和系统地批判了考茨基的整个帝国主义理论体系，由此更加全

① 参见〔德〕罗伯特·格沃特、〔美〕埃雷兹·曼尼拉主编：《一战帝国：1911-1923》，梁占军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导言第3页。

②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分子的机会主义策略及其对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信念背叛的有关史实论证可参见殷叙彝等：《第二国际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604-609页。

③ 参见高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第449-458页。

④ 学界早有不少对类似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理的批判，如霍布森在《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帝国的联合的批判（参见〔英〕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纪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60-281页），或者追溯至拉法格在1903年对美国的托拉斯体系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批判（参见《拉法格文选》（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2-284页），或者参见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所提出的一个领导全部生产并消除危机的总卡特尔在经济上是可以想象的，但在社会和政治上是不可能的这一重要思想（参见〔奥〕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41页）。相关研究指出，希法亭的这一论点实际上也可以用于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布哈林和列宁也正是顺着这个批判角度不断深化对考茨基的理论批评的（参见郑异凡：《对“超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和留下的问题》，《世界历史》1995年第6期）。

⑤ 〔苏〕尼古拉·伊·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蒯兆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13页。

面地揭穿了考茨基机会主义思想的实质。他在《第二国际的破产》《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为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写的前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多篇著作或文章中集中批判了考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指出考茨基的言行是社会沙文主义、中派主义乃至是革命叛徒的体现。其篇幅之大、用词之多、涉及面之广，是其他同时代人的思想对话所不及的。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明确表示：“本书特别注意批判‘考茨基主义’这一国际思潮。”<sup>①</sup>因此，可以说，对考茨基帝国主义理论的全局批判，构成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重要向度，也是其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的直接指向所在。

## 二、列宁批判考茨基何以可能：列宁帝国主义论要义与方法论武器

就理论自身的系统性而言，列宁帝国主义论无疑是一个包含着丰富内容的、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它包括但不止于对帝国主义相关研究的批判。从整体上综合把握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运用是我们理解列宁对考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批判的重要基础。

与考茨基对帝国主义问题所作的比较纯粹的、抽象的理论研究不同，列宁十分重视对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和战争等有关方面的数据和经验事实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根据《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显示，列宁早在1912年就开始着手有系统地研究帝国主义问题。1916年1月至6月，列宁在瑞士苏黎世、伯尔尼图书馆翻阅了相当多的书籍、研究论文、统计材料和报刊文章等，并着重从其中的148部书籍和49种期刊中作了相当丰富详尽的摘录，汇编形成了20本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读书笔记，这些笔记广泛涉及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德国、美国、日本、法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瑞士、丹麦、瑞典、挪威、罗马尼亚等多方面材料，涵盖了经济、政治、外交、科技、战争、历史、文化等社会诸领域的有关数据，包含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等不同人群、不同阶级立场或思想观念。正是在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对帝国主义主题加以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一套逻辑严密、内容丰富的帝国主义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经典解释范式。

概而言之，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核心要义体现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以垄断为最新成就的特殊历史阶段，截至1898—1914年这一阶段已完全形成。在经济上，帝国主义以垄断为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以银行新作用和金融资本统治确立为转折点，以资本输出、殖民地完全瓜分和资本家垄断同盟瓜分世界等为显性特征，以垄断腐朽性、依附性以及食利经济寄生性等为隐性特征；在政治上，帝国主义表现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联盟和对抗，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对弱小国家压迫形成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等多种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帝国主义政治是冲突和压迫的政治，战争是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在意识形态上，帝国主义阶段涌现出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兼并主义、革命护国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等腐朽性的社会思潮或观念；在支配规律上，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这一规律促发帝国主义的形成，而帝国主义的形成又加剧了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在发展趋势上，“帝国主义是衰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sup>②</sup>。“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sup>③</sup>革命的无产阶级及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2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9页。

③ 《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0页。

其政党必须讲求和实施一系列反抗帝国主义的原则和策略,实现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而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向前发展。可见,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具有极大的综合性、创新性、批判性和革命性,这一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内在地蕴含着对现实的体察和批判。大卫·格·史密斯认为,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对20世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贡献<sup>①</sup>。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学说的继承发展,也是对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的一次及时克服<sup>②</sup>。之所以说是继承发展,在于列宁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经典解释范式,无论在理论旨趣还是科学方法上都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续篇;之所以说是危机克服,是因为对考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危机。正如尼尔·哈丁分析指出的,列宁几乎独自复兴了一种作为革命性理论和革命性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全部事业的基石就是帝国主义论<sup>③</sup>。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其政治上直接针对和批判的就是以超帝国主义论为基础的考茨基机会主义思想的根本错误和严重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之所以能够对考茨基机会主义进行全面和深刻的批判,不仅仅是革命的政治立场和对帝国主义问题所进行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使然,而且还得益于其对唯物辩证法的系统学习和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既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方法基础,也是列宁批判考茨基机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工具和方法指南。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研读和阐释主要体现在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几乎同一时期形成的《哲学笔记》当中<sup>④</sup>。列宁认为,一般的辩证法阐释是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东西分析开始,但同时也是对事物发展过程的全面性和统一性的正确反映,是关于事物发展具体的、多方面的认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资产阶级社会最简单、最普遍的现象即商品交换出发来揭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sup>⑤</sup>,他在《帝国主义论》中也明确将生产和资本集中所引起的垄断作为帝国主义最根本的经济基础而不是从其他衍生现象出发,从而科学地探究了帝国主义阶段的经济、政治、战争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整体表现,也正是从经济基础而不是从上层建筑的分析入手来揭示帝国主义的整体概貌、运行机制与其发展趋势,使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表现出极大的综合性和科学性,可谓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典范。列宁深刻指出,辩证法的特征和本质的东西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它保持着肯定的东西,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中<sup>⑥</sup>。其所强调的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的帝国主义阶段,以及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即是辩证法中否定之否定原理的具体化呈现。列宁正是科学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才得以更为全面、更加深刻地对考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加以根本性批判,并彻底揭露这一理论背后的阶级实质。考茨基机会主义思想的一大缺陷就是忘记唯物辩证法或者不完全运用唯物辩证法(下文将分析指出考茨基帝国主义论述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幻想性),按列宁的评价就是“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sup>⑦</sup>,考茨基

① David G. Smith, Lenin's "Imperialism": A Study in 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7, No. 4 (Nov., 1955).

② 参见刘怀玉、刘维春、陈培永:《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0页。

③ 参见〔英〕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张传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4页。

④ 罗森塔尔分析指出,《哲学笔记》完全有理由被看作研究帝国主义这一资本主义的特殊和最高阶段,以及考察新的革命时代的各种过程的一个“哲学导言”,或者说是哲学准备(参见〔苏〕马·莫·罗森塔尔:《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中的辩证法》,周秀凤等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页)。更为具体地说,《哲学笔记》还体现了列宁通过深入而系统地学习辩证法来分析帝国主义时代,揭露第二国际破产的理论根源,为革命实践锻造认识论武器,对自然科学革命作出哲学总结这些直接的时代性和实践性要求(参见王东:《列宁〈哲学笔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年第2期)。

⑤ 参见《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6-309页。

⑥ 参见《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5页。

⑦ 《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页。

“对辩证法理解不仅过于肤浅和缺乏系统性，而且缺乏坚定性和一贯性”<sup>①</sup>。正是由于对唯物辩证法缺乏完整理解和运用，兼之中派主义、机会主义的立场，考茨基在论述帝国主义问题的许多方面都是相当模糊和自相矛盾的。甚至有研究指出，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论的小册子，既缺乏一定历史时空中强有力的参考点，又积极反对盛行的经济必然性观点，且从根本上谈的都是关于未来的可能情况，事实上也没有为研究殖民帝国的人提出任何可从历史事实中加以检验的假设<sup>②</sup>。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列宁对考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所进行的全面和深刻的批判中看得更为清楚。

### 三、列宁批判考茨基何以展开：从理论构造到阶级实质的全面批判

我们之所以说列宁对考茨基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是全面和深刻的，是因为列宁既从一个理论自身的核心定义、内在逻辑和发展趋势上对考茨基加以整体的批判，同时又对考茨基帝国主义理论背后的阶级立场和实质加以深刻地揭露。具体来说，列宁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考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展开批判。

#### 1. 基本定义批判

在什么是帝国主义这一问题上，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有关论点大致可以分为政策论和阶段论两类视角<sup>③</sup>，前者主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对外扩张政策或手段，代表人物有拉法格、卢森堡和考茨基等，后者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指称，代表人物有保尔·路易、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等。但列宁和考茨基在帝国主义定义问题上的思想差异又远比阶段论和政策论的类型归纳复杂得多。

列宁紧密结合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新特点新趋向来对帝国主义概念加以科学界定。他给帝国主义下了三个意义上逐层递进的经典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sup>④</sup>“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sup>⑤</sup>“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sup>⑥</sup>从这三个定义可见，列宁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原则，着重指出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这是一个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资本不断集中形成垄断且以垄断为经济基础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性特征，如垄断以及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及其统治地位的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帝国主义经济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的必然产物。

就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定义而言，考茨基一方面具体分析了帝国主义一词的历史传播，指出帝国主义即是一个国家追求成为殖民地大国和开展军备竞赛的一项新政策，另一方面在将帝国主义与扩张主义或民族主义区别开来的基础上，他认为现代“帝国主义正像它所代替的曼彻斯特主义一

① 刘佩弦、马健行主编：《第二国际若干人物的思想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26页。

② 参见 Norman Etherington, *Reconsidering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1, No. 1 (Feb., 1982)。

③ 参见马健行、高峰等：《垄断资本概论——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历史与当代》，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页。

④ 《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01页。

⑤ 《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01页。

⑥ 《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9页。

样，是资本主义政策的一种特殊类型”<sup>①</sup>。所谓“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sup>②</sup>。这就是说，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考茨基都认为帝国主义是一项基于不平等关系来获取自身垄断利益的政策。

列宁就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概念界定中的政治、经济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有力批判。第一，列宁辩证地评价考茨基的帝国主义定义中的政治内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就是力图兼并，——考茨基的定义的政治方面归结起来就是这样。这是对的，但是极不完全，因为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是力图使用暴力和实行反动。”<sup>③</sup>即认为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定义中强调政治上出现的兼并关系正确但不全面，因为帝国主义阶段的兼并是暴力政治的结果，是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历史反动性的体现，这一阶段的帝国主义式兼并不仅仅体现在政治上的领土兼并和政权控制，而且也体现在经济层面的多层次兼并。第二，列宁深刻地揭示考茨基的帝国主义定义中经济内容的片面性。“这个定义是根本要不得的，因为它片面地，也就是任意地单单强调了一个民族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无论就其本身还是就其对帝国主义的关系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任意地和错误地把这个问题单单同兼并其他民族的那些国家的工业资本联系起来，又同样任意地和错误地突出了对农业区域的兼并。”<sup>④</sup>即认为考茨基只是片面强调民族的剥削关系和工业资本对农业区域的侵蚀，这种强调无法认清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性，也无法揭示帝国主义阶段的垄断和金融资本的统治等本质特征的重要意义。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不是工业资本的统治，而是金融资本的统治，恰恰不单是力图兼并农业国，而是力图兼并一切国家”<sup>⑤</sup>。金融资本及其统治是帝国主义的显著特征，帝国主义的经济兼并不只是考茨基所片面强调的对农业区域的兼并，在现实中同时还包括了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区域的兼并乃至对所有国家经济生活的兼并。第三，列宁更进一步严厉批判了考茨基的帝国主义定义中将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割裂开来的错误。考茨基的定义片面强调了经济上的兼并关系而忽略其与政治的关联，其逻辑推论即经济垄断可以与政治上非垄断相容、瓜分领土可以同非帝国主义政策相容，其实质不是暴露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体现<sup>⑥</sup>。其直接后果是既无法认清帝国主义的整体概貌，也无法形成有效的革命行动指南，相反却容易堕入片面性的机会主义行动泥淖，比如只强调工人阶级在经济上的诉求而不敢触动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基础，更不会诉诸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运动。考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鼓吹的与资产阶级政府妥协、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机会主义行径正是其理论缺陷的体现。相反，列宁时刻强调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是紧密相关并且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资本家垄断同盟瓜分世界所形成的世界经济关系格局也必定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sup>⑦</sup>。

## 2. 动力机制批判

考茨基在帝国主义基本定义上割裂了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内在关联，实际上折射出其对帝国主义何以产生这一动力机制问题的片面和矛盾的理解。考茨基在给帝国主义下定义的时候，明言帝

① [奥] 卡尔·考茨基：《帝国主义》，史集译，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第26页。

② 王学东编：《考茨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6页。

③ 《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03页。

④ 《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03页。

⑤ 《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1页。

⑥ 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04—405页。

⑦ 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89页。

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承认作为一种政策手段意义的帝国主义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但考茨基不认为这是一种经济必然性。在他看来，“帝国主义只是一个力量问题，而不是经济必然性问题。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来说，帝国主义不仅不是必要的，它对这种经济生活的意义还被漫无边际地大事夸张了”<sup>①</sup>。在这里，考茨基明显地割裂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经济必然性的关系，显得自相矛盾：既指出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又说明帝国主义对资本主义来说不是经济必然性问题。

列宁针对考茨基否认帝国主义经济必然性提出事实性反驳，即英国的殖民地垄断及其带来的超额利润，以及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使用暴力手段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残酷战争现实，这些考茨基都避而不谈<sup>②</sup>，反而闪烁其词不断掩饰。列宁坚持从历史必然性和经济必然性两种结合（乃至多重要素结合的必然性）中认为，帝国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展的内在必然。因为即便像考茨基那样认为帝国主义不具经济必然性，但社会历史的现实是帝国主义已经产生并起着前所未有的破坏作用，这一点是考茨基不得不承认、不得不面对的。正是在心理上对帝国主义现实的深重灾难有意无意地回避，使考茨基对资产阶级政府抱有改良主义的幻想。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生产集中、资本集中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垄断，垄断的不断纵深发展，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形成了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及其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功能发挥一方面促进了垄断往更高层次的发展，另一方面形成了大量资本，金融寡头只有不断加大资本输出才能获取更多利润，于是要求从经济上瓜分世界以便攫取利润，但金融资本的逐利要求引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资本大国之间不断瓜分和重新瓜分这个世界，这就注定了帝国主义阶段是一个矛盾冲突的历史阶段。因此，帝国主义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也具有经济必然性。帝国主义阶段以垄断为最深厚的经济基础体现了这种经济必然性，帝国主义阶段垄断和竞争并存，使生产社会化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体现了帝国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换言之，帝国主义是一个实然现实，兼具历史必然性和经济必然性。从资本主义内部成长起来的帝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显示出了自身的特殊性，它已经不是资本家阶级主观愿望所试图进行或终止的那样容易自我遏制，而是资本家阶级也不得不按照对外扩张以期实现资本增殖目的（尤其是掠取超额的垄断利润）这一规律行事，资本输出迥异于以往的商品输出，金融资本的统治不同于以往的银行资本的控制，领土扩张和殖民侵略也不是为了争夺权力和安全而是为了维护资本家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仅这些新特征就足以映衬出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具有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新意涵。列宁在这里所重点阐明的帝国主义经济必然性与历史必然性之间的内在关联，正是列宁作为现实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坚定革命立场和勇于理论探索的鲜明体现。

### 3. 发展逻辑批判

列宁在批判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基本定义和动力机制相关论断的同时，也意味着必须对从基本定义、动力机制演绎而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发展未来的论断加以批判，也即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加以批判，因为考茨基所界定的帝国主义正是以超帝国主义阶段为历史的发展逻辑的。

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指涉的是一种可能趋势或阶段，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阶段，考茨基如是说：“英国保护关税运动的衰退，美国关税的降低，裁减军备的意图，

① [奥] 卡尔·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何疆、王禹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18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8-79页。

战前最后几年法德两国资本输出的迅速缩减，最后还有不同的金融资本集团日益发展的国际融合，促使我考虑到，现在的帝国主义政策能否被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取代，这一政策将用国际上联合起来的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共同剥削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之间的相互斗争。”<sup>①</sup> 即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经济上的损失现实，特别是从不同金融资本集团出现的国际融合趋势来看，可能形成的一个结果是各国金融资本由相互竞争斗争转变为共同联合以便共同剥削世界的超帝国主义政策阶段。考茨基对这一设想能否实现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sup>②</sup>，有时他表态说：“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阶段无论如何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是否也可能实现，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前提来解答这个问题。”<sup>③</sup> 即可以设想但未必能实现。有时又表态说：“不过从纯粹经济观点看来，已经不再有任何事情妨碍这次强烈的爆炸最后用帝国主义者的神圣同盟来代替帝国主义了。”<sup>④</sup> 这种矛盾性认知是考茨基对唯物辩证法缺乏把握的一贯反应，也是他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定义和动力机制所存在的矛盾性认识的逻辑必然。列宁对此评价道，抽象地设想超帝国主义阶段是可以的，但是在实践中，超帝国主义理论意味着脱离已经到来的帝国主义现实，在世界托拉斯实行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合以前，帝国主义就必然崩溃<sup>⑤</sup>。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更为详尽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

首先，列宁指出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不过是霍布森的国际帝国主义思想的重复，考茨基只是用超帝国主义这一深奥新词冒充为马克思主义而已<sup>⑥</sup>，这一理论溯源揭露了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理论的神秘性和迷惑性。其次，列宁认为，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阶段能带来的世界和平只是短暂的和平，因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在瓜分势力范围、分配资本收益和掠夺殖民地上，只能以实力大小为根据，而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又不断发生着变化，这说明了超帝国主义的世界托拉斯联盟所期许的和平也必定是短暂的，战争和冲突是帝国主义实力更迭的内在逻辑，由此也说明了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理论的幻想性。再次，列宁指出，考茨基对帝国主义政治特性的批评实际上回避和掩饰了帝国主义最深刻、最根本的矛盾：垄断同与之并存的自由竞争的矛盾，金融资本的庞大“业务”（以及巨额利润）同自由市场上“诚实的”买卖的矛盾，卡特尔、托拉斯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的矛盾，等等<sup>⑦</sup>。最后，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在现实中也割裂了帝国主义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内在联系，不提帝国主义联盟共同剥削中国、瓜分土耳其的非和平现实和冲突，完全避开了现实活生生的联系。这完全是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的体现<sup>⑧</sup>。由此可见，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既无法超越帝国主义现实的冲突政治和实力演化，也无法超越自身的内在矛盾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列宁一方面深刻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历史地位，指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寄生的和垂死的，是资本主义向着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转变的过渡阶段而不可能是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阶段；另一方面，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在转化为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是一个枯燥的和很长的过程，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

① [奥] 卡尔·考茨基：《帝国主义》，史集译，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第35页。

② Steven K. Holloway, *Relations among Core Capitalist States: The Kautsky-Lenin Debate Reconsidered*,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6, No. 2 (Jun., 1983).

③ [奥] 卡尔·考茨基：《帝国主义》，史集译，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第35页。

④ [奥] 卡尔·考茨基：《帝国主义》，史集译，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第18页。

⑤ 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4-145页。

⑥ 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30页。

⑦ 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29页。

⑧ 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32页。

它走完”<sup>①</sup>。列宁的这一论断既体现了他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坚定信念，也再次体现出他是一个革命的现实主义者而不是考茨基式的幻想主义者。

#### 4. 阶级实质批判

列宁对考茨基帝国主义理论批判的背后实际上是政治路线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和路线之间的斗争。在帝国主义战争给世界特别是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带来严重危害和危机的时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之下，考茨基机会主义所鼓吹的超帝国主义前景，不仅表现为一种理论欺骗，而且表现为一种实践阻塞。列宁在撰写《帝国主义论》时，明确表示该书特别注意批判当时流行且有相当大负面影响的“考茨基主义”这一国际思潮。在他看来，“这个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国际瓦解、腐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生活环境而被资产阶级偏见和民主偏见所俘虏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sup>②</sup>。即重点分析指出，考茨基机会主义的阶级实质是反映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诉求，小资产阶级不希望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破坏其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和平稳定关系，更不希望自己现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而有所丧失。因此，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思潮的实质就在于鼓励无产阶级与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道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继续维护本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列宁还深刻指出：“实际上，机会主义者在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sup>③</sup>即形式上属于工人阶级的工人贵族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他们加剧了国际无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考茨基所幻想的和平的资本主义，在实践中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现实性要求。列宁进而指出，考茨基否认当前革命实践的迫切任务，而幻想将来的不迫切的任务，他的超帝国主义设想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理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sup>④</sup>。考茨基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和平稳定时期通过议会斗争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议会斗争不是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议会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民主是有根本区别的，考茨基无法认识到这种根本性差异。考茨基于此所幻想的和平的资本主义也被其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证伪。

### 四、列宁批判考茨基有何意义：推动新型全球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历史地看，列宁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深刻批判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思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涤除了腐蚀无产阶级队伍的思想污秽，宣告了第二国际在思想上的破产，揭露了资产阶级政府对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侵蚀本质，发展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思想，进而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发展，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的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伟大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也是重大深远的。及至今天，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依然具有很强的当代解释力，它仍然是我们认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重要理论工具。列宁对考茨基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亦有着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28页。

③ 《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64页。

④ 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3-145页。

## 1. 当今时代依然是金融资本时代，没有根本改变列宁的研判

列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阐发了帝国主义阶段的社会整体性，断言垄断作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强调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及其重要特性。当今世界经济的垄断和金融资本发展更加迅猛、形式更加灵活多样，说明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基本论点并没有过时。帝国主义的垄断本质没有发生改变，在列宁时代就已出现的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共存的现象，到如今已经发展成为跨国垄断、国际垄断的多种形式，当今世界依然是列宁所论及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sup>①</sup>或金融帝国主义时代<sup>②</sup>，较之于列宁所揭示的金融资本的时代特征，如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列宁当时所言及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垄断组织直接瓜分世界殖民地、进行殖民战争的现象已经较为少见，从领土争夺意义上可以说列宁所指认的传统帝国主义已经基本终结，但赤裸裸的殖民地侵占让位于隐蔽的经济剥削恰恰也说明了列宁所揭露的帝国主义经济压迫的历史性深化。

反过来看，考茨基帝国主义理论中有关资本主义国家间和平共处，彼此消除军备竞赛，通过金融资本的国际联合来共同剥削世界的幻想式期待，既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所打破，也无从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的对立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更无法解释世界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美国单极化霸权主义的盛行。虽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的确出现了一些形式上很像考茨基所谓的帝国主义的国际联盟，但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着贸易保护主义、新保守主义的斗争，局部性战争威胁也依然存在，这些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决定的，列宁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也更为明显。可见，历史发展到今天恰恰验证了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特性的科学研判，同时也破灭了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未来的种种幻想。

## 2. 当今时代社会主义力量不断强大，积极推动新型全球化的纵深发展

在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依然是一支强大的主导力量，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力量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崛起，资本主义主导的传统的经济全球化已开始处于转型过程中，即逐渐趋于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这是列宁帝国主义论鲜有涉及的主题，更是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结盟共同剥削世界思想的根本性颠覆。社会主义将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互相竞争、共同发展。当代资本主义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还没有走出危机的阴影，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而社会主义力量在不断增长，中国在2010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31.6%，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习近平指出，要克服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和南北差距等问题，就要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sup>③</sup>。这些重要论述为新型经济全球化既描绘了发展前景，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我们坚持以列宁帝国主义论为指导，有助于深化对传统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但深刻认识是为了积极变革，特别是当社会主义有力量逐步改变曾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传统经济全球化，且传统经济全球化内在的不足已由欧美各国内部的种种反全球化运动所证实之际。中国倡导“一带一路”，推动

① 参见顾玉兰：《论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当代解释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8期。

② 参见李慎明：《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8期。

③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新型经济全球化，主张合作、包容、互惠、共赢，促进全球经济合作的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逐渐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不断推动全球治理创新，积极参与构建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新格局，这是对列宁帝国主义论在当代的继承、发展和超越。即便是说超越帝国主义，也绝对不是考茨基设想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帝国主义的超越，而是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对帝国主义的克服和超越，新型经济全球化是中国道路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帝国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有力超越。

### 3. 当今时代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强化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

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对考茨基帝国主义理论进行的全面和深刻批判向我们表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实践中都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构成或大或小的挑战，我们特别要关注那些带有幻想式欺骗色彩的思想形式对无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冲击作用，对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对那些错误思想加以全面和深刻的批判。正如列宁对考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所作的辩证批判一样，我们不能简单地就说考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一无是处，但也不能泛化其局部正确性，更不能模糊其机会主义立场，否则就会导致对列宁关于考茨基帝国主义理论批判认识的虚无化。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共存、互相竞争、共同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表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会时常面临着各种严峻挑战，我们特别要吸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解体的惨痛教训，要时刻巩固自身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地位，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当前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既不能‘告别革命’，也不能‘照旧革命’；既不能‘非意识形态化’，也不能‘再意识形态化’”<sup>①</sup>。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坚定性，又要讲究批判策略的灵活性。总体而言，我们一方面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积极重视主流意识形态体系的当代建构，强化理想信念、历史教育和历史意识的培育，致力于建构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机制。另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理论联系实际，从中国国情出发，勇于对非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批判，坚决捍卫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

## 五、余 论

需要说明的是，列宁不但辩证地批判了考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而且辩证地评价考茨基个人思想的发展历程。列宁曾高度评价1914年以前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对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他积极赞扬考茨基《土地问题》一书对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的贡献以及考茨基参与《爱尔福特纲领》制定和落实等一系列理论探索和实践行动。这说明列宁是辩证区分和对待考茨基的贡献与错误的，他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历史具体情境中的人、事、物，这种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良好作风是我们应当继承和不断发展的思想财富。今天我们重温列宁帝国主义论及其对考茨基的批判，至少还有以下两点值得保持关注。

一方面，要尊重历史事实，抵制历史虚无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发展受到机会主义挑战这一具体的历史现实要求我们深刻认识到，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特殊历史阶段积极探索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道路的历史担当，以及全面批判考茨基机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历史意义。这意味着及至今天，我们若是研究考茨基的思想，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论抽象化、去情

<sup>①</sup> 侯惠勤：《意识形态历史转型及其当代挑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2期。

境化，要回到原初的历史语境加以辨析和批判。应当坚定坚持和发展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本质和趋势的认识。

另一方面，要立足当代，超越帝国主义。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主要诉求是反抗和超越帝国主义，并向共产主义发展。这一理论要旨在当时主要以对抗形式出现，在历史发展到今天，内容得以丰富，形式得以创新。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sup>①</sup>。社会主义中国积极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即是超越帝国主义的体现。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各国人民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体现了推动世界历史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的中国智慧和力量。

#### 参考文献：

- [1] 程恩富、谢长安：《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本质、特征、影响及中国对策——纪念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00周年》，《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6期。
- [2] 李慎明：《国际金融危机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1期。
- [3] 姜安：《列宁“帝国主义论”：历史争论与当代评价》，《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 [4] 李景治：《列宁帝国主义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
- [5] 顾玉兰：《列宁帝国主义论及其当代价值》，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 [6]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7] [美] 罗纳德·奇尔科特主编：《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施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编辑：张晓敏）

## 本刊网站改版升级和微信公众号开通

为了更好地服务读者，本刊已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期刊）”网站：<http://www.mkszyyj.org/>进行了全面改版升级，同时微信公众号也已开通，公众号二维码见杂志封底和期刊网站首页。我们将及时推送期刊最新信息、重点文章等。欢迎广大读者关注。

《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  
2018年3月

<sup>①</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页。